

【目】山岡庄八 著



徳川
灰燼

とくがわ
よしのぶ

参 无为大治

德川
无为
大治

卷一
无为大治

【目】山冈庄八 著

程亮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川庆喜. 无为大治 / (日) 山冈庄八著; 程亮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80251-868-1

I. ①德… II. ①山… ②程… III. ①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5169号

《Tokugawa Yoshinobu》

© WAKAKO YAMAOKA 198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德川庆喜

作 者 [日]山冈庄八

责任编辑 方小丽

文字编辑 陈珊珊

策划编辑 戴园园 / 安 九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3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80251-868-1

定 价 2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0838

总编室 (010)64228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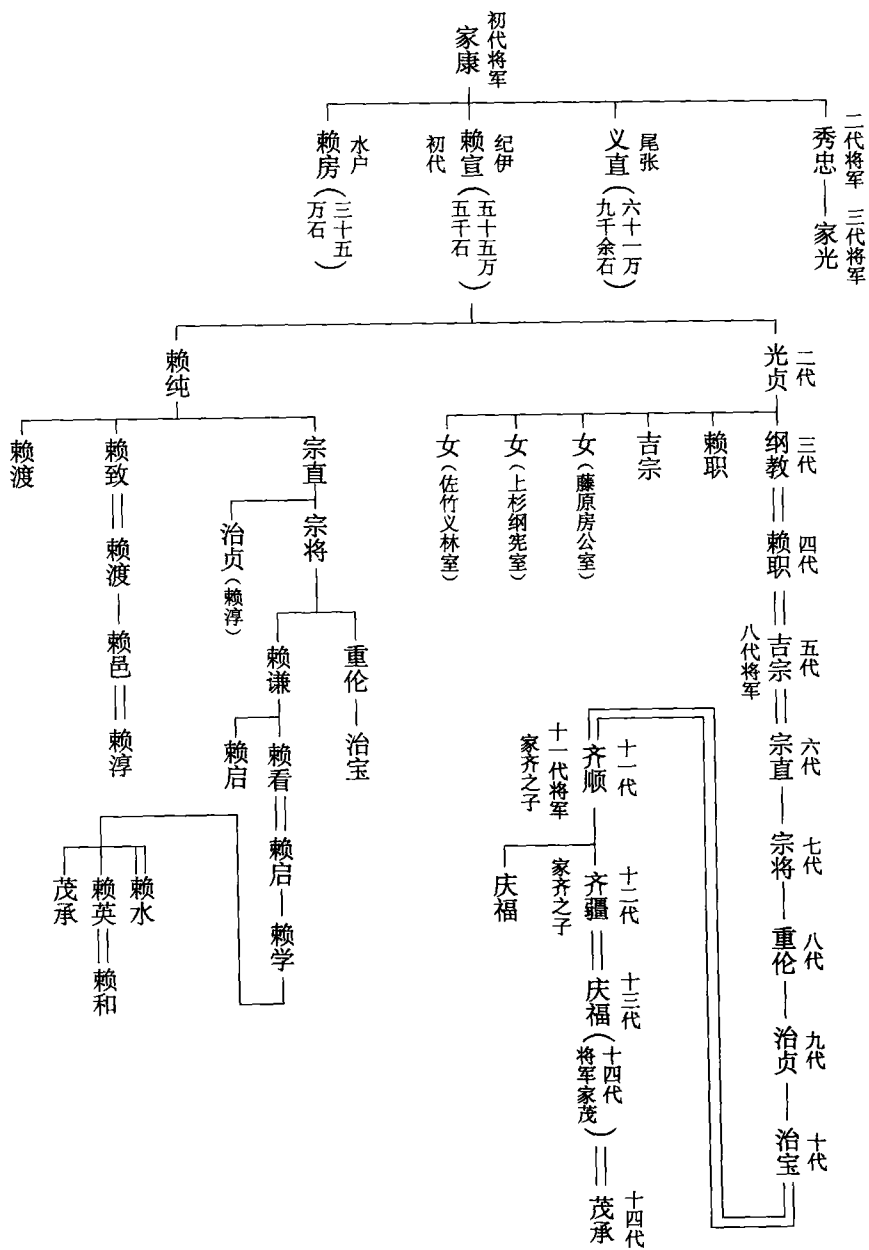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纪伊德川氏宗谱

(——是指直系或直系编入) (||是指同族和异族编入)



目 录

针锋相对	1
思想派别	13
蛤御门之变	25
讨伐长州	41
萨长联盟	57
无本之国	68
继承	79
莫名风向	95
天与地	107
人间政治	122
有轨无轨	133
谋略再变	145
权力主义	161
虚心有心	177
大政奉还	189
历史的表里	204
人的境界	221
明治元年	237

风卷云残	249
龙虎相会	261
民族的良心	276
恭顺之鬼	292
黎明前夕	304
从江户到东京	316
鹰隐于市	328
一如之相	341
德川庆喜年谱（1863—1913）	354

针锋相对

一

在这种情况下，萨摩与庆喜的冲突很显然是幕府与萨摩在“勤皇”上的较量，同时是一种政略方面的实力竞争。庆喜确信自己的勤皇之举是正确且成熟的，但对于萨摩的勤皇举动，他亦无法断然地全盘否定。纵然现今萨摩领军者久光的勤皇之举不够正确、成熟，但自源赖朝以来父传子继的传统之中，正确且成熟的勤皇理念也许依然生机勃勃地延续着。

为了探明究竟，最好的办法便是令庆喜与久光爆发激烈冲突。而庆喜之所以能够如此当机立断，是因其满怀自信之故。

倘若二人之间爆发激烈冲突，自然会出现收拾残局之人。如此一来，庆喜便可以与这股势力合作，压制住暗中蠢蠢欲动的久光。然而，庆喜虽已成竹在胸，表面却依旧不动声色，只是根据圣旨中所定日期，静候将军家茂抵京。

将军家茂乘坐幕府的翔鹤号轮船，于12月27日离开江户驶往京都，并于正月八日抵达大坂。至于将军抵京并进入二条城，则是在7天后的正月十五日。

这期间久光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幕府本就希望开国，倘若凭借久光的斡旋，能够令天皇收回诸如横滨锁港等异想天开的攘夷论，那么将军也必定乐于主动进京。

届时若能巧妙地大肆散布谣言，宣称庆喜与长州结盟，久光反而会在众人眼中变成佐幕派。一旦久光被幕府视为救星，他便有足够的 ability 赶走庆喜——这便是久光所打的如意算盘。

将军家茂进入二条城后，依照惯例须设酒宴，由各藩大名分饮将军杯中之酒。至于出席之人，无论是越前的春岳，还是伊达或者山内，众人皆已表示支持萨摩，故而久光亦信心十足，放心地出席了酒宴。

当日，到了分饮将军杯中酒的环节时，将军家茂竟然亲自斟酒传杯，态度之郑重可谓前所未有。而在酒杯传完一圈之后，将军家茂便径自离席退入内堂去了。

山内容堂当日并未出席，将军走后，席间所剩之人除了后见职庆喜，还有越前的春岳、伊达宗城和岛津久光。

对久光而言，这一刻可谓绝佳良机。将军家茂自不必说，留在席间的春岳和宗城都是不赞成横滨锁港的。若能令众人明示反对之意，纵然庆喜如何坚持，内心也势必会产生动摇……不仅如此，久光此番前来，还准备了一把“刺刀”，打算彻底击溃庆喜。

“今日实在可喜可贺。前日我自关白大人处得知，圣上对将军的到来早已迫不及待，将于本月21日召见将军，并册封将军为右大臣。”

闻言，庆喜轻轻点了点头。

“事实上，我的家臣高崎猪太郎今早被请入中川宫（亲王）府中，于交谈之际得知，此前下达的横滨锁港的圣旨实则有误，并非圣上真意。故我特此先行知会诸位大人，圣上或许会收回先前成命呢！”

久光此番话中接连提及的天皇与中川宫之名，正是那把蓄谋已久的“刺刀”。对庆喜而言，这无异于当头棒喝，他眼中蓦地闪过一丝寒光。

“哦？您这番话当真叫人无法置之不理。正因圣上亟盼攘夷，我才主张暂锁横滨。禁止夷人设立使馆之类的小事自不必说，若到万不得已之时，我亦不惧与之一战。”

“我方才已有言在先，那份旨意实则有误，并非圣上真意。圣上也说了要收回成命。”

久光冷静地打断庆喜说道。

“此话着实不可理喻！”

“开国亦是幕府夙愿，如此一来，岂非幸事？”

“住口！你的意思是说，萨摩人通过中川宫得到的圣旨是真的，而身为后见职的我，所得到的旨意却是假的吗？中川宫将我庆喜当作什么人了！不对，三郎殿下刚才所言空口无凭，这番话当真是中川宫亲口所说？”

“您若不信，可以详细询问我岛津家臣高崎猪太郎！”

“罪不可赦，实在罪不可赦！在执掌天下的一国之君面前，纵是亲王，亦与我们同为臣子。倘若这番话确为中川宫亲口所言，我庆喜绝不会后退半步！同为圣上旨意，萨摩人所得便是真的，而下达于我的却是假的！若对此等胡言乱语尚且不闻不问，何谈国家？何谈万民命运？不好意思，三郎殿下要做一回证人了。不，仅有三郎殿下尚嫌不够。既然要同亲王对质，还请春岳殿下和伊达殿下也能一同前往！”

“这……这个，您的反应是否有些过激了……”

宗城急欲加以劝阻，庆喜却早已用力一拂身上的和服，挺身而出。春岳自不必说，连久光亦从未见过庆喜如此模样。

（后见职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纵是久光，此刻亦迫于庆喜的威势，终于一同站起身来。庆喜气势汹汹地大步走向大玄关，脚下落地有声。

“无论是何等身份之人，都不能篡改圣上的旨意！简直岂有此理！此事正所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此置喙国政，情理难容！此事与诸位亦有直接关系，我们应该即刻前去与中川宫对质！”

自然，庆喜并非真的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也明白，天皇向幕府下发的敕命是被近侍所篡改过的，此事亦有先例。然而，倘若不弄清楚中川宫因何做出如此举动，又是经何人授意，那今后的政令仍有重蹈此覆辙的可能。

“我们即刻前往中川宫府，随从跟在后面！”

庆喜厉声下令，随后不由分说地指挥着三人来时所乘的坐轿一起出了城门。随从惊讶不已，点起灯笼跟在后面。其时已过黄昏。正当傍晚

用膳时分，三人如疾风般穿过渐趋昏暗的街道，奔向位于皇宫附近的中川官府邸。

二

中川宫闻讯不禁大吃一惊。以来客的身份，他自然不能草率接待，但以自己的身份，却也并不需要亲自出迎。可是，在听到来客的名字之后，中川宫还是忍不住亲自起身出门相迎。

这位中川朝彦亲王，便是安政年间在井伊直弼的逼迫下继承了青莲院衣钵的伏见亲王之子——尊融法亲王。

他生长于贫苦人家，孩提时曾寄居于本能寺中，做过跑腿打杂的差事。在奈良兴福寺的一乘院时，他与住持女儿产生恋情并致使此女怀孕，因此曾被关入相国寺中。

文久三年（1863年）8月，他在肃清长州派的运动中表现突出，很快便一跃成为宫廷头号近侍。其人性格豁达不羁，曾命人制作过一顶连皇太子亦不曾戴过的高级王冠，亲自扮成护良亲王^[1]的模样。

正因他有如此出身，才会在乍闻来客的名字后，便立即派遣家丁前去酒铺。从此举来看，中川宫对民间礼节相当精通。他或许已经敏感地察觉到了庆喜的来意，并以为酒宴是缓和愤怒的最佳手段。

“这真是稀客大驾光临，请先随便坐吧！”

此时此刻，庆喜眼中也闪过一丝寒光，却表现得醉态十足。随同前来的三人显得颇为稳重，而庆喜却高高举起案上的酒杯，开口高声说道：“这个杯子真小，实在太小了！”随后猛地将酒杯倒扣在桌上，“好不容易能来这里喝酒，请给我大杯！”

说罢，庆喜揭开木碗的盖子，将碗猛地伸向中川宫。

中川宫本该为庆喜此举气得横眉怒目，自重返朝廷以来，他一定从

[1] 护良亲王（1308—1335），日本后醍醐天皇的三皇子。

未受过如此粗暴的对待。然而他却并未发怒，而是亲自拿过酒壶，将酒斟满，随后说道：“你似乎醉了，当真少见。”

“此次贸然造访，只因有件事无论如何都必须当面询问不可。中川宫啊！那件事，是否当真如此？”

“啊？那件事是指……”

“自然便是圣旨一事！下达给我的横滨锁港旨意是假，而发给三郎殿下下的却是真的。如此前后矛盾之言，简直不合天理！”

中川宫顿时变得脸色铁青。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人竟会联袂而来。

“幕府政治暂由我来执掌……中川宫以为能将日本国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间吗！”

庆喜大喝一声，犹如晴天霹雳，可谓前所未有。这一席话，恐怕只有这位有栖川亲王家的孙儿方能说得出口。众大名自然不用说，即便是将军家茂也是做不到的。

“万民向圣上献出的乃是勤皇真心，绝非奸计。萨摩却心怀不轨，玩弄手腕，以期夺取幕府政权。此事天下皆知，不知者唯有大蠢材而已！”

庆喜一边说着，一边喝光碗中之酒，然后再次递到中川宫面前。中川宫神色惊慌地望向一旁，只见随同前来的春岳和宗城二人也在微微发抖。

“快斟酒啊！今日请恕我直言不讳了，为何发给我的圣旨是假的？究竟是何缘故？我倒要问个清楚！”

庆喜待青衣侍从将酒斟满，便立刻向中川宫提出质问。

“我不明白一桥殿下所言何意……”

中川宫感到无比窘迫，不禁望向久光。纵是素以老奸巨猾著称的久光亦忍不住插口说道：“后见职殿下，您的声音未免太高了些吧……”

“你且住口！你虽身为证人，亦是待罪之身。‘下达于我的圣旨是假，给萨摩的旨意才是真。’此乃你亲口所言，但中川宫方才却表示不明何意。圣上心意自然是始终如一，如此说来，谎称圣旨有真有假的必是你与中川宫其中一人。我此番前来就是要问个清楚，倘若不能查个水落

石出，要如何执掌天下政治？”

庆喜厉声大喝，似乎连房梁上的灰尘都要被震落下来。中川宫和岛津久光皆无从辩解。因为若是一方洗脱嫌疑，另一方便要承担罪名。

中川宫不禁轻轻咂舌，在心中大大埋怨久光，不明白对方怎会蠢到带着此人一同前来。

“快斟酒啊！今日我就不客气了，一定要喝个痛快！唯有听过中川宫的解释之后，我才算尽到职责。中川宫究竟是萨摩的同党，还是幕府的朋友？希望你今天能在我们面前说个明白。”

“这……这个……”

“答不出吗？哈哈……中川宫大概是太贫苦了。”

“什……什么？太贫苦了……”

“不错。在我的印象中，中川宫本是爱讲排场之人。纵是遮掩钉子的装饰铁片，都要小题大做地造成十六瓣菊花的形状，可住宅却十分简陋，家具亦是极少。但您是否知晓，如此欲盖弥彰之举，反倒显得既贫穷又愚蠢。”

“这……一桥殿下！”春岳慌忙扯了扯庆喜的衣袖，但庆喜自然不会就此住口。

“无须多虑。我们尊奉的唯有圣上一人，如果不就此说出反而不忠。”说罢，他又再次面向中川宫道，“据我调查，中川宫在经济上接受了萨摩的贿赂，因而会被萨摩左右。你之所以声称圣旨是假的，也是迫于这种小恩小惠吧？”

“这……”

“好，自明日起，你的生计就由我庆喜承担，你只管安心策划百年大计即可。只需如此，我也就不再追究圣旨真伪一事。与其为生活所迫而依附于萨摩，不如依附于我庆喜！”

庆喜这番话可以说是极其粗暴无礼，却也是直刺人心的大实话。说罢，他哈哈大笑。笑声方落，庆喜上身陡然一晃，猛地趴向摆满碗碟的食案，一副喝多后难以自控的醉态。

酒水四溅，饭菜乱飞，同席的三位诸侯连忙起身，迅速上前搀扶庆

喜。但只见卧倒的庆喜四肢摊开，鼾声如雷，竟已沉沉睡去。

三

“他喝醉了，不，是醉过了头。”

“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海量。”

“恐怕正是因为不胜酒力，才会喝得如此烂醉吧！”

事实上，庆喜并非时常喝得烂醉的好酒之徒。对庆喜而言，天皇乃是极为重要之人。中川宫是天皇的宠臣，但却要依靠萨摩的援助来生活，所以庆喜才会破口大骂。那时，中川宫家和近卫家或多或少都在接受着萨摩的生活援助。

既然已经彻底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庆喜只好装作醉后胡言乱语，否则久光将被逼至绝路。

不，岂止是久光一人，春岳和伊达宗城等天下贤侯也都被庆喜骂成了蠢材——连萨摩与中川宫之间存在金钱关系都看不透的蠢材……

事实上，此事正体现出了庆喜非同一般的决断力。他将对方指作恶人，以当时的武士骨气而言，对方必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但由于庆喜是将军后见职，又是有栖川亲王家的孙儿，身份高贵，因此受辱之人唯有自尽一途。

庆喜明知如此，便故意装作烂醉如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发动了攻势。既然发动强攻，自然需要后盾支撑。事实上，庆喜当时已命池田筑后守长发乘坐法国船只，以赴欧使节的身份前往长崎。

横滨锁港是为了保全朝廷颜面，但庆喜表现得极具理性，特意派出使节与对方国家的掌权者进行交涉。也就是说，庆喜打算以新的外交手段，开拓新的交涉途径。成功与否自然无关紧要。倘若对方断然拒绝，只需根据情况，与天皇商议决定是否开战即可。

这种对外交涉之法是以往日本官员们完全想不出的。日本一直被对手的外交机构任意摆布，如今则巧妙地避开不利因素，以“目前正在与贵国交涉”为由，在交涉结束前稳住对方外交机构的公使及代理人，令

他们无话可说，借此拖延时间。

实际上，想出这一办法的日本人是一位初出仕途的低级官员——外国奉行下属的调查官助手，冈崎藤左卫门。老中井上河内守和板仓胜静听闻此人主张后，便立即告知庆喜。庆喜向来只求良策，不问身份，是以立刻便将此计付诸实践。

庆喜似乎还与当时的法国公使贝拉克（洛奇的前任）有过商谈。

然而，越前的春岳对此却持反对意见。在一向诚恳老实的春岳眼中，这种外交交涉亦不过是权谋术数，有失真诚。

（诸多事件背后都有萨摩的身影……）

这既是庆喜的先见之明，同时也是极大的自负。

（我既已亲自出马，小辈焉敢拦路！）

于是，终于爆发了今日的激烈冲突。

“一桥殿下今日所说皆为酒后之言……”

春岳先向中川宫致歉，随后抓住庆喜的肩膀一阵摇晃，将醉卧的庆喜唤起。

“喝……喝不下了，够了……够了……”

庆喜是当真烂醉还是在演戏？春岳也猜不出来。然而，若将他丢在这里置之不顾，反而会发展成无法收场的严重局面。宗城的心里也怀着这般思绪，而久光因被庆喜一针见血地刺中要害，显得茫然无措。

春岳一边催促二人，一边用力将庆喜摇醒。

“将他留在这里只会给中川宫添麻烦，只好由我们送他回去了。”

三位大名都不曾照顾过醉汉，又不便将家臣唤至此处。最终，被骂成蠢材的三人只好亲自将庆喜抬入坐轿之中。

按照常理，刚才一席话已使得包括中川宫在内的四人都成了庆喜的敌人。但即便如此，以庆喜方才的心境而言，他实在难以保持缄默。

（竟无一人明白国体真正的宝贵之处……）

也就是说，既无人明白家康将“王道”与“霸道”区分开来的心意，也无人了解水户学所追求的至高大义。

（由此看来，还远远不能将政权交给萨摩之流。）

庆喜心中早已准备放弃幕府。如今的幕府已不具备足以执掌当今霸权的知识与智慧，其组织上的腐朽势力一直顽固地抵抗着人才的广泛录用，不肯顺应时势。

因此，倘若萨摩能够领悟王道与霸道的不同，庆喜便打算对其多加培养，进而退位让贤。然而，现在的萨摩纵有政略，却无一丝真正的勤皇之心。如此一来，幕府将会从了解国体民情的德川幕府，沦落至仅凭蛮力掌权的岛津幕府。

（既然如此，只有暂时由我庆喜撑起日本这所老旧的房屋了！）

同时，庆喜认为必须对仅凭政略行动的萨摩加以监视，但放眼整个幕府，唯有自己一人能够担当此任。

世人多以为二者日后的对立属于胜负难料的政权斗争，但个中真相却绝非如此。庆喜眼中既无幕府，亦无萨摩，他眼中有的只是可与家康开创天地相比肩的新的创业。外国将这种创业称作革命，但大和民族将生命视作天长地久的存在，因而不存在“革命”一说，而应将其称作维新。

三位诸侯将庆喜送回后见职府后便即刻离去，庆喜待三人的身影消失在大玄关外，方才缓步走出坐轿。此时的庆喜脚下已能站稳，身边还有原市之进搀扶，因此走起来并没有什么负担。出人意料的是，待庆喜回到起居室，只见市之进、圆四郎和阿芳三人竟都齐聚屋内。

看起来三人均已了解了情况，全都屏着呼吸，显得极其紧张。

“阿芳，给我拿杯水来。”

“啊……是。”

与水相比，阿芳更在意庆喜衣服上的污渍，但她仍将更换的衣服留在原地，匆匆忙忙地穿过走廊，奔向厨房。

四

庆喜当面辱骂中川宫之举绝非随意为之。在少年时代，庆喜就从未像别的公子一般，在水户梅树上悬挂风雅的和歌短册，而是喜欢将小猫

吊在树枝上取乐。如今，他再次展现出这种反抗精神，可以说此次激烈冲突的对象绝非中川宫，其目的在于试探自己的勇气。

当年丰太阁身亡之际，众多大名私下在伏见城内展开争斗，先祖家康公则高声呵斥，声称绝不放任何人活着离开……或许现在的庆喜需要比当时的家康更大的勇气。

总而言之，自嘉永以来，政治混乱的根源便在于人们难以区分王道与霸道。无论如何，制定国策须做到高屋建瓴，倘若国策不敌现实，遭到歪曲，便会使数千年的传统与历史蒙上污点。然而，开国抑或锁国不过是霸道上的政策，并非国策。天皇近侍中的某些人却将二者混为一谈，通过不断篡改敕諭，干涉现实政策。如此一来，岂非等同于将高高在上的天子拉入泥田之中？

“圆四郎，关于中川宫的生活费……”

“啊？”

“我是指中川宫的生计问题。你要妥善处理，我们以后要保证中川宫生活宽裕，岛津三郎已不会再插手了。”

“话虽如此，可是……”

“供奉神佛的供品也需不时奉上。其生活有不便之处皆因我等的无能，还有近卫家也需如此。你可听明白了？”

“是，我明白了。”

说到这里，庆喜颇为享受地一口气喝光了阿芳递来的水。

“从今以后不能再指望他人，沿海防御也好，皇宫护卫也好，通通由我庆喜率先承担。”

听闻此言，原市之进眼中闪过一丝光芒，开口说道：“如此说来……会津中将的守护职之事又当如何？”

“我的勇气还远远不够啊！我总是在意幕府内部的反感，以至于在当为之事上有所懈怠，实在愧对东照权现公。”

“如此说来，您也要向会津中将表明心意？”

庆喜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他自然明白此事定会无比艰难，但若是逃避，只会令王道与霸道的混乱情形变得更加严重。

倘若现状得不到改变，萨摩很快便会利用天子实现政变，通过中川宫篡政救命便是前兆。若是坐视萨摩挟天子一步步实施政变，日本无疑将会倒退到源平时期的院政时代^[1]。

萨摩必定会在近期与英国合作，令本藩之人负责沿海警备。倘若英国企图通过萨摩来占领日本，那萨摩的忠诚恐怕会直接变成对英国的忠诚。不仅仅是英国，还有俄罗斯和美国，以权谋术数为中心的霸道政治极有可能臣服在这些国家的脚下，其危险程度已不容小视。

“一切有我庆喜！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候了。”

庆喜斩钉截铁地说道，其声势犹胜原市之进眼中那道闪亮的光芒。

朝廷是日本的核心，不，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核心。正因为有了这个将民众称为“子民”、当作“国宝”的核心思想，受到太阳恩惠的生命之芽才会不停向未来蔓延，永无止境。正因如此，那些想利用此种思想来谋取私利之人的跋扈行为才更加不可原谅。

所以说，在真正了解该核心重要性的人出现之前，无论掌权的组织如何腐朽，也不能将政治权力交到下一代手中。

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权力交接都是天下的公敌，必将毁灭无数生命。

“会津中将定能够明白我的苦心，关键在于……”

说到这里，庆喜突然闭口不语。他原本想说：关键在于将军家茂是否了解当前国体。但他却在心中提醒自己这句话是断不能说出口的。

事实上，庆喜在幕府中的绰号已由“猪一公子”渐渐变为了“二心殿下”。庆喜此前一直坚信越前春岳是自己的盟友，但事到如今，连春岳也不懂庆喜心中所想，亦已作壁上观，庆喜绰号的变化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将军家茂此时也已动了真气，甚至扬言庆喜不可信赖，此事有案可查。

[1] 源平时期，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源氏和平氏互相对立、争夺政权的一段时期。院政，指在位天皇直系太上皇代替天皇摄政的政治形态。